

漢書門類

四	二	四	六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漢書	四二四六
冊架	一〇六
冊架	三七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246
冊數	10 (6)
函號	273 209

0 1 2 3 4 5 6 7 8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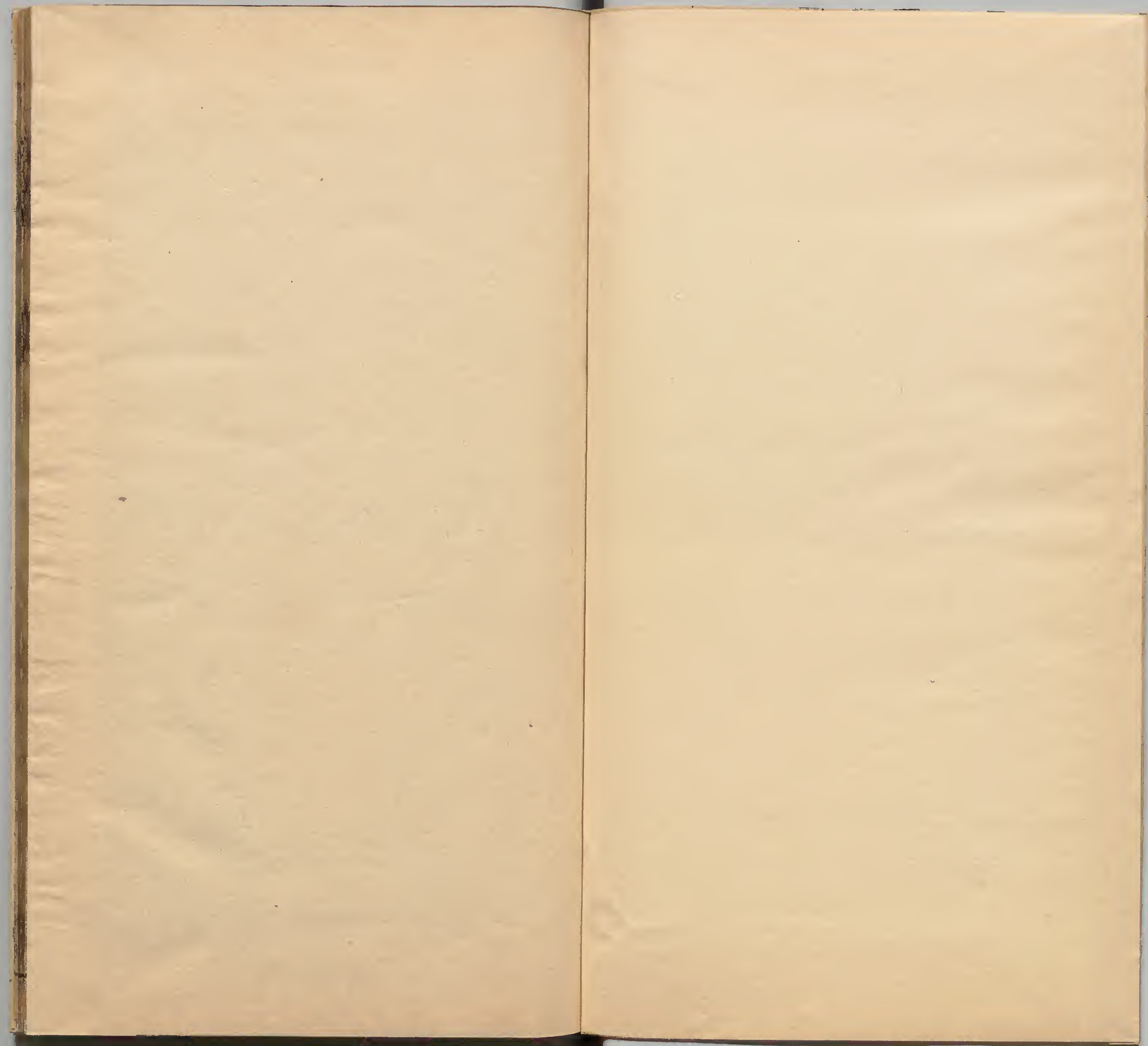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C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詩經考卷之九

古閩 黃文煥 維章甫 輯著

溫陵 黃景昉 可遠甫 校閱

國風陳

宛丘篇

宛丘

傳云。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爾雅云。宛中。宛丘郭璞曰。宛謂中央隆高。又云。丘上有丘曰宛丘。陳有宛丘。○孔仲達云。宛丘言其中央宛宛然。是為四方高中央下也。○水經注。宛丘在陳城南道東。○與地廣記。爾雅。丘上有丘曰宛丘。今其地形則然。

按毛釋宛丘以為中央下李巡孫炎爾雅釋同郭氏獨謂中央隆高者以爾雅上文云水潦所止泥丘水潦所止非中央下而

何下文又云丘上有丘曰宛丘。即是申說中央高之義。孔氏豈能力辨丘上有丘亦為中央下乎。輿地廣記云其地形符同。爾蓋有所徵矣。爾雅又云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二在河北。說者以為淮南之州黎。陳之宛。齊之營。在河南。晉之潛。衛之敦。在河北。然則宛為名丘。故幽公日遊蕩于其上也。

鷺

爾雅云鷺。春鋤。郭璞曰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為睫。攤名之曰白鷺。綰綰音。○陸機云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春鋤。遼東樂浪吳揚人皆云白鷺。大小如鷓。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寸。頭上有長毛十數條。毳毳音。然與衆毛異好。欲取魚時則弭之。今吳人亦養焉。好群飛行。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者。然則鳥名白鷺。赤者少耳。○禽經云鷺好露。又云宋寮離離。鴻儀鷺序。○物類相感志云鷺

人養之于池塘。剔若家禽。每至白露日。即飛騰而去。○埤雅云鷺步于淺水。好自低昂。故曰春鋤。色雪白。善蹙捕魚。其翔集必舞而後下。故詩以況二王之後曰我客戾止。亦有斯容也。

缶

爾雅云。益謂之缶。○疏云。缶是瓦器。可以節樂。若今擊甌。又可以盛水。盛酒。即今之瓦盆也。○易注云。弁星似缶。方言云。缶謂之甌。甌其小者謂之瓶。

按易云。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知缶是樂器。又云。樽酒簋食。用缶。禮器五。獻之尊。門外缶。知缶是酒器。左傳宋災。具綆缶。知缶又是汲器。然缶已節樂。其來已久。春秋外傳云。瓦絲尚宮。呂不韋曰。堯使質以麋韜。其缶而鼓之。史記蘭相如。請秦王鼓缶。莊子妻死。鼓盆而歌。楊惲言酒後耳。燕仰天鼓缶。淮南子曰。窮鄉之社。如瓮。拊瓶。相和而歌。自以為樂。亦鼓缶之類也。

東門之枌篇

東門

傳云國之交會○戴氏云。陳詩多言東門。必陳人游息之地。

粉

爾雅云。榆白。粉。孫炎曰。榆白者名粉。郤璞曰。粉榆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埤雅云。粉先敷後葉著莢。其葉初生。蓋似兔目。榆性扇地。所扇各與木等。故其陰下五穀不植。而古人就以息焉。陳氏東門之粉。婆婆其下是也。○內則云。粉以滑之。

子仲

傳云。陳大夫氏。

按厚此詩作於陳幽公時。幽公在宣公前。路史注云。子仲氏。陳宣公子。即詩子仲之子者。非也。

原

朱傳云。會于南方之原。○爾雅云。大野曰平。廣平曰原。又云。可食者

日原。○公羊傳曰。上平曰原。○春秋說題辭云。原。端也。平而有度也。

○釋名云。廣平曰原。原。元也。元氣廣大也。

按毛公之高平曰原。非也。爾雅。廣平曰原。高平曰陸。

績

說文云。績。緝也。○漢書云。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閭師。民不績不衰。

市

易曰。古者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周禮。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祭以陰禮。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序分地。而經市。次。吏所治。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思。次。市師所蒞。介。師所蒞也。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

惟橫木爲之。言其淺也。

鯉

養魚經云。所以養鯉者。鯉不相食。易長。又貴。○陶隱居云。鯉魚最爲魚之主。形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江湖。○本艸圖經云。鯉春中鱗一道。每鱗上皆有小黑點。從頭數至尾。無大小者三十六鱗。○雅翼云。鯉孟春之月。應陽而動。上負冰。○埤雅云。鯉魚赤。今人以盤水養之。雖困鱗不反白。蓋徒魚也。

子

史記云。舜封契於商。賜姓子氏。○禮緯曰。祖以玄鳥生子也。○中侯握河紀云。堯曰。嗟。朕無德。欽奉丕圖。賜氏二三子。斯封契。皐陶。賜姓號。賜姓號者。契爲子。皐陶未聞。又契握湯說契云。賜姓子氏。以題厥駘。

東門之池篇

東門池

傳云。池。城池也。○孔安國曰。停水曰池。○說文云。隍。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家語云。池水之大。魚鱉生焉。萑葦長焉。誰知其非泉也。水經注云。陳城故陳國也。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而不耗竭。不生魚艸。水中有故臺處。詩所謂東門之池也。

紵

陸機云。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再種也。荆楊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刈。刈便生。剝之以鐵若竹。挾之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者。謂之縠。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周禮典泉。掌布總縠。紵之麻艸之物。

菅

爾雅云。白華。野菅。鄆璞曰。菅。茅屬。○陸疏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為索。漚乃尤善矣。○濮氏曰。左傳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蒯與菅皆謂若也。黃華者俗名黃芒。即蒯也。白華者俗名白芒。即菅也。○山海經云。天帝之山。其下多菅。○異物志云。香菅似茅。而葉長大于茅。不生洿下之地。凡所烝享。必得此菅包裹。助調五味。

東門之楊篇

昏

說文云。昏。日冥也。从日氏省。氏下也。○釋名。昏。損也。陽精損滅也。○禮記疏云。日入後一刻半為昏。

墓門篇

陳佗

陳佗。字五父。陳文公之子。桓公之弟也。桓公時。佗為大夫。桓公二十七年。鄭莊公請成于陳。桓公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桓公未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二十八年夏。鄭伯侵陳。大獲。二十九年。陳及鄭平。十二月。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款如。忌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涖盟。辛巳。及桓公盟。亦知陳之將亂也。三十八年春。桓公疾病。佗殺太子免而伐之。於是陳亂。國人分散。初。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于萬民。詩人乃賦。墓門以刺之。詩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

倒思予。秋佗從周桓王伐鄭。戰于緇葛。佗喜獵。明年秋佗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殺之。

墓 互見唐風篇

春官墓大夫 墓家瑩之地。孝子所思墓之處

棘 詳見邶風

詩緝云荆棘

鴉

疏云鴉惡聲之鳥。一名鵬與梟。一名鳴。瞻仰云為梟為鴉是也。俗說以為鴉即土梟非也。○陸機疏云鴉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鵬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為羹。又為羹。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鴉冬夏常施之。以其美故也。○爾雅云鴉鳴其民有

禍證

注禍鳥也。肉可為羹。故莊子曰見彈而求鴉炙。

○荆州記曰。巫縣有鳥如雌鷄。其名為

鷄。○廣志曰。鷄楚鷄所生。如鷓巨虛。種類不滋。乳也。○漢書賈誼傳

云。服似鴉。○嶺表錄異云。北方梟人家以為怪。南中晝夜飛鳴。與鳥

鵲無異。桂林人羅取生鬻之。家家養使捕鼠。以為勝狸。○酉陽雜俎

云。相傳鵲生三子。一為鴉。不飲泉及井水。唯遇雨濡翮。方得水飲。

防有鵲巢篇

防

毛傳云。防。邑也。○郡國志。陳郡陳縣。傳物記曰。邛地在焉。○朱傳云。防

人所築。以捍水者。○說文云。隄也。○周禮。稻人以濬。濬。畜水以防

止水。匠人為溝洫。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善防

者水滯之。凡為防。廣與崇方。其網。二分去一。大防外網。凡溝防。

防

九卷

防

防

防

防

防

防

防

防

防

防

防

必一日先深之以為式里讀作已為式然後可以傳衆力。○禮記云以

舊防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郊特牲祭防防以畜水亦以澆水

茗

陸機云茗茗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夏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詩緝云此旨茗茗饒也。非小雅茗之華所謂陵茗也。

中唐

爾雅云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毛傳云中中庭也。唐堂塗也。○詩緝云毛以中為中庭唐為堂塗不必分也。中唐猶言唐中耳。

甃

爾雅云甃甃謂之甃注甃甃也。今江東呼為甃甃。

鷓

爾雅云鷓鷓郭璞曰小艸有裸色似綬也。○陸機云鷓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艸。○劉公瑾云鷓本鳥名亦名綬鳥咽下有囊如小綬具五色鷓艸之名豈因其似鷓鳥而取義乎。

株林篇

夏南

夏徵舒字子南陳公子夏之孫大夫御叔之子母夏姬也徵舒祖子夏故為夏氏字子南以氏配字謂之夏南徵舒仕陳為大夫邑諸株林陳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于夏姬十五年靈公與二三子飲于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徵舒怒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廄門射殺靈公自立為陳侯二子奔楚楚莊王為

徵舒殺靈公。率諸侯伐陳。謂陳曰：無驚。吾誅徵舒而已。遂入陳殺徵舒。轅諸栗門。

夏姬

陳女。夏姬者。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妻。子貉之妹。陳大夫御叔之妻。夏徵舒之母也。夏姬狀美好無匹。善彭老交接之術。公孫寧儀行父與陳靈公皆通于夏姬。或衣其衣。或裹其襦。以相戲于朝。泄冶見之。謂曰：君有不善。子宜掩之。今自子率君而為之。不待幽閉於朝廷。以戲士民。其謂爾何。二人以告靈公。靈公曰：衆人知之。吾不善無害也。泄冶知之。寡人耻焉。乃使人徵賊泄冶而殺之。靈公與二子飲于夏氏。召徵舒也。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亦曰：不若其似公也。徵舒疾。此言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廐門射殺之。公孫寧儀行父皆奔楚。靈

公太子午奔晉。楚莊王舉兵誅徵舒。定陳國立午。是為成公。莊王見夏姬美好將納之。申公巫臣諫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從之。使壞後垣而出之。將軍子反見美。又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鄭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莊王以夏姬與連尹襄老。晉楚戰于邲。襄老死于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汝。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迎之。姬以告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智瑩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戍。甚愛此子。其

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于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請鄭。鄭伯許之。及楚恭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及幣而以夏姬行。遂奔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怨之。遂與子重。滅巫臣之族。而分其室。既而晉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之女。美而有色。其母叔姬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有奇福者。必有奇禍。有甚美者。必有甚惡。今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髮黑而甚美。光可鑑人。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娶之。生

伯封。實有豕心。貪惓無厭。忿戾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恭太子之廢。皆是物也。汝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也。叔向懼而不敢娶。晉平公強使娶之。生伯石。卒滅羊舌氏。夏姬鷄皮老而復少者三。三為王后。七為夫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詩云。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言嬖色殞命也。

株林

傳云。株林。夏氏邑也。○寮。字記。陳州南頓縣西南三十里。有夏亭城。城北五里有株林。

夏

楚語云。昔陳公子夏為御叔娶于鄭穆公女。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

而亡之。○疏云。微舒祖字子夏。故以夏為氏。

澤陂篇

陳靈公

陳靈公。名平國。共公之子也。靈公元年秋。楚莊王即位。二年初。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夏。靈公會諸侯。晉趙盾同盟于新城。二年冬。靈公會諸侯盟于扈。六年秋。楚伐陳。十年冬。陳及楚平。晉荀林父伐陳。十一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靈公。潘乎大夫。夏。微舒之母夏姬。朝夕馳驅株邑。詩人乃賦株林以刺之。詩曰。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十三年冬。周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火朝覲矣。道弗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蕪。膳宰不致飧。司里不授館。

國無寄遇。縣無施舍。民將築臺于夏氏。及陳靈公與大夫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番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艸木節解。駟見而墮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墮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微曰。收而場功。待而畚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于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置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野無與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

言終末 陽風
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開尹以告行里。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餐。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泄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爲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卽惛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墮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衮冕

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矣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生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墮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十四年秋。晉成公會諸侯于扈。靈公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靈公行僻而言失。大夫洩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艸靡而西。西風則艸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影。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

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洩冶為妖言。靈公與孔寧儀行父皆裹夏姬相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大夫鄧元因去陳以族從。十五年夏，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太子午奔晉。楚莊王為微舒弑靈公，率諸侯伐陳，誅微舒，因縣陳既而封之，立太子午，是為成公。

澤

釋名云：下有水曰澤。言潤澤也。○風俗通云：傳曰：水艸交厝，名之曰澤。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周禮云：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

宜膏物。其民黑而津。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王府，頒其餘於萬民。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

陂

傳云：陂，澤障。○說文云：陂也。一曰池也。○尚書禹貢：九澤既陂。孔注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矣。

菡萏

爾雅：荷，其花菡萏。○說文：芙蓉花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蓉。○埤雅曰：秀曰菡萏，暢茂曰華。○字說云：菡萏實若召，召音陷隨昏昕開闔。

儼

韓詩作媯。薛君曰：重頤也。○傳云：矜莊貌。

國風檜

檜

鄭語云。妘。姓。郟。陸終第四子。求言。為妘姓。封于郟。○世本曰。陸終生六子。四曰郟人。
 ○郡縣志。郟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二里。○杜預云。檜城在滎
 陽密縣東北。○一統志。河南開封府。鈞州新鄭縣。周封檜國。密縣。本
 古密國。亦檜國地。

羔裘篇

狐裘

箋云。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祭服朝。○玉藻云。狐裘黃衣
 以裼之。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如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祭謂既
 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詩正義云。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群神而報祭之。
 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於

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時。有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
 以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蘓子由云。錦衣狐裘。其所以朝天子之服。
 堂

疏云。朝路門外之朝堂。路寢之堂也。○玉藻云。君日出視朝。退適路
 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素冠篇

素冠

傳云。素冠。練冠也。○李氏曰。毛以素冠為練冠。謂練布使熟。其色益
 白。是以謂之素。三年之喪。十有三月而練。○禘記云。喪冠條屬。以別
 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總冠。縹纓。大白冠。緇布
 之冠。皆不黻。委武玄縞而後黻。○禮書云。喪禮。成服布冠。小祥練布

冠布冠。春秋傳所謂大白之冠也。條屬不委武不蕤。○箋云。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紕。○玉藻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紕緣邊也。已祥祭而服之。疏云。紕緣邊者。謂緣冠兩邊及冠卷之下畔。其冠與卷身皆用縞。但以素緣耳。縞是生絹而近吉。

素衣

毛云。素冠故素衣。疏云。謂既練之後服此白布喪服。○箋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縞衣素裳。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禘記云。祥。主人之祭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朝服。縞冠是也。祭猶縞冠。未純吉也。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

素鞞

疏云。祥祭朝服素鞞。按素鞞亦祥祭之日所服。若既祥之後。則素縞麻衣。不服鞞矣。

鞞

釋名云。鞞蔽也。所以蔽漆前也。○采菽箋云。芾。太古蔽漆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鞞。以韋爲之。○乾鑿度云。天子之朝朱芾。諸侯之朝赤芾。古者田魚而食。囚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道而不忘本也。○白虎通曰。紕者蔽也。行以蔽前。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以韋爲之者。反古不忘本也。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禮記云。鞞。君朱。大夫素。士爵。芾。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剉角。士前後正。鞞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又云。一命緼鞞。再命赤鞞。三命赤鞞。又云。齊則結佩而赤鞞。又云。有虞氏服鞞。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又云。鞞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紕以五采。○東漢志云。

佩所以章德。服之束也。韋所以執事。禮之共也。○春秋繁露云。韋之在前。朱鳥之象也。

隱有萇楚篇

萇楚

爾雅云。萇楚。銚。銚音芑。芑音部。璞曰。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華白。子如小麥。亦似桃。○陸疏云。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於艸上。今人以爲汲灌。重而善沒。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本艸。羊桃。一名羊腸。一名御芑。生山林川谷。及生田野。陶隱居云。子細。小苦。不堪噉。花甚赤。蜀本圖經云。葉花似桃子。細如棗核。多生溪澗。今人呼爲細子。根似牡丹。○埤雅云。有兩羊桃。一種花實皆連哩。

按羊桃必蔓于艸上。而鄭氏云。始生正直長大。不妄尋蔓。草木者誤也。

匪風篇

飄

爾雅云。迴風爲飄。李巡曰。迴風。旋風也。一名飄風。○老子曰。飄風不終朝。○乙巳占云。扶搖羊角者曰飄風。

鬻

說文。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鬻。鬻。釜屬。○釋器云。鬻謂之鬻。鬻。釜屬。也。孫炎曰。關東謂甗爲鬻。涼州謂甗爲釜。○考工記。陶人爲甗。甗。厚半寸。脣寸。益實二寸。厚半寸。脣寸。甗實二。甗厚半寸。脣寸。七穿。○方言云。甗。自關而東。或謂之甗。或謂之酢醕。醕音雷。○按鬻本釜屬。故可以烹魚。甗亦曰鬻。甗上大下小。若甗亦曰鬻。蓋異物而同名耳。孔仲達泥鬻爲甗。以爲俱食。

器而連言
之者誤也

國風曹

曹

朱傳云。曹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菏澤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孔疏云。曹都雖在濟陰。其地則踰濟北。魯在其東南。衛在其西北。○郡縣志。古曹國在曹州濟陰縣東北四十里。自曹叔至伯陽。凡十八葉。

蜉蝣篇

蜉蝣

爾雅云。蜉蝣渠略。舍人曰。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略。郭璞曰。似蝓。蝓起古反。蜉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聚生糞土中。朝生暮死。俗好

噉之。○陸機云。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

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灸噉之。美如蟬也。○陸佃云。叢生鬱棲中。朝生夕殞。有浮

游之義。○淮南子云。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王褒云。蜉蝣出以陰

廣志云。蜉蝣在水中。翕然生。覆水上。尋死隨流而去。

麻衣

箋云。麻衣。深衣。諸侯之朝朝服。朝夕則深衣。○疏云。諸侯夕服。當用十五升布。深衣而純以采。○玉藻云。諸侯夕深衣。祭牢肉。深衣三祛。縫齊倍要。袷當旁。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拊尺。袷二寸。祛尺二寸。緣廣寸半。深衣云。古者深衣。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袷裕音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無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袷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

應方。負繩及踝。踝胡九反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先王貴之。可以

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且父

母大父母衣純以纁。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

邊廣各寸半。○禮書云。虞夏商周養老。皆以燕服。又周大夫士之於

私朝。朝玄端。夕深衣。庶人吉服深衣而已。則深衣在虞為燕服。在周

以為夕與喪服。大夫士庶人皆服焉。所以異於餘服者。餘服上衣下

裳。深衣則衣裳連矣。餘服幅前三後四。深衣則十二幅矣。餘服三分

帶下。紳居二焉。由帶以下四尺五寸。深衣之帶。則當無骨者矣。

按鄭云。深衣者。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純之以采。然則喪服麻衣。雖似深衣之制。不必鍛濯灰治。以其襍凶故也。惟其鍛濯灰治。故得色白如雪。此詩云。麻衣如雪。知是深衣。

候人笄

候人

周禮。候人。上士一人。下士一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國語單襄公云。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孔疏云。身荷戈殺。謂作候人之徒屬。非候人之官長也。

赤芾

詳見檜風鞞

傳云。大夫以上。赤芾乘軒。

晉文公

晉文公。名重耳。獻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司空季子。先軫。魏武子。自獻公為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

公卽位。重耳年二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嬖。欲謀立奚齊。故備蒲城。守秦。獻公二十一年。殺太子申生。驪姬讒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年。獻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祛。遂出奔狄。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土。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狄伐虜。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居狄五年。而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卓子乃使屠岸夷。召重耳於狄。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爲子鉢。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急德。是以哀樂喜怒之節。易

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大小。大喪。大亂之剝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弟爲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掃之臣死。又不敢蒞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秦穆公使人吊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怕於斯。得國。怕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爲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悅之。孺子其辭焉。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

起而不私。子顛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猶顛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里克使迎重耳之弟夷吾於梁，夷吾使卻芮賂秦求入秦。穆公乃發兵以送夷吾于晉而立之，是爲晉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寺人披與壯士欲殺重耳。重耳聞之，乃謀於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爲可用。與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重耳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代子遂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一年必獲此土。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及鶉

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之。有土，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俯首受而載之。遂適齊。齊侯妻之，甚善焉。重耳與五臣游乎大澤之中。見蜘蛛布網，曳繩執豸而食之。重耳乃撫僕之手，駐駟而觀之。顧咎犯曰：此虫也，智之愚薄者矣。而猶役其智，布其網，曳其繩，執豸以食之，况乎人之有智而不能廊垂天之網，布絡地之繩，以供方丈之御，是曾不如蜘蛛之智，孰可謂之人乎？咎犯曰：公子慎勿言也。若終行之，則有邦有嗣也。齊桓公卒，孝公即位，諸侯畔。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公子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蚕妾在焉，莫知其在此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二。二無成命。詩云：上帝臨汝，無二爾心。先

王其知之矣。二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於此。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二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况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寔疚大事。鄭詩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其在僻也。吾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禪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

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闕伯之星也。寔紀商人。商之享國三十一。王瞽史之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未半也。亂不長世。公子唯子。子必有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厭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謂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將適曹。里鳧須盜重耳之資而亡。重耳無糧。餒不能行。介子推割股肉以食之。然後能行。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

二焉。乃饋盤餐。實璧焉。公子受殽。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不禮焉。叔詹諫。公弗聽。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廷實旅。百公子欲辭。子犯曰。天命也。君其享之。亡人而國薦之。非敵而君設之。非天誰啓之。心既享。楚子問於公子曰。子若克復。晉國何以報我。公子再拜稽首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以報。王曰。雖然。不穀願聞之。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復晉國。晉楚治兵。會于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轡鞞。以與君周旋。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修也。我之不德。殺之何爲。天之旵楚。誰能懼之。楚不可旵。冀州之士。其無令君乎。且晉公子敏而有文。約而不誦。三才傳之。天旵之矣。天之所興。誰能

禦之。於是晉惠公之太子圉。自秦逃歸。秦伯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穆公以女五人妻之。故子圉妻懷嬴與焉。公子使奉匱沃盥。既而揮之。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事我。公子懼降服而囚。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嫡。此爲才子。圉之辱。備嬪嬙焉。欲以成婚。而懼懼其惡名。非此則無故。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公子有辱寡人之罪。唯命是聽。公子欲辭。司空季子曰。今子於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其國。何有於妻。唯秦所命從也。謂子餘曰。何如。對曰。禮志有之。曰。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愛已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已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今將婚媾。以從秦。受好以愛之。聽從以德之。

慎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他日穆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太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入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內外。順以訓之。泉源以資之。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是時晉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是為晉懷公。十二月。晉國大夫欒卻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國。為內應。甚衆。於是秦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重耳出亡凡十九歲。年時

六十二矣。公子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董因迎公子于河。公子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虛。晉人是居。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闕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瞽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臣筮之。得秦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享。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而天之大紀也。濟且乘成。必霸。諸侯。子孫賴之。君無懼矣。公子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晉人懼。懷公奔高梁。二月甲午。呂甥冀芮師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絳如晉。師師退軍于郃。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

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卽位爲晉君。是爲晉文公。戊申，使人殺懷公于高梁。呂甥卻芮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文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汝卽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涓濱汝爲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汝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卽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迎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里鳧須造見文公，使人應之，曰：子尚何面目來見

寡人。鳧須曰：君沐耶？使者曰：否。鳧須曰：臣聞沐者，其心倒；心倒者，其言悖。今君不沐，何言之悖也？使者以聞，文公見之。鳧須仰首曰：須竭君之資，避於深山，而君以餒介子推割股，天下莫不聞。臣之爲賊亦大矣。罪至十族，未足塞責。然君誠赦之罪，與驂乘遊于國中，百姓見之，必知不念舊惡。人自安矣。於是文公悅而從之。文公始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歛，施舍分寡，救之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茂穡勸分，省用足財，利菑明德，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類，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苟老，禮賓旅，友故舊，皆籍狐箕欒卻柏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狄火以季隗來歸，晉侯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弗及。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內外棄之。天未絕晉，必將

有主。王晉祀者。非君而誰。夫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對曰。左而効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汝偕隱。遂去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頂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文公出見其書曰。嘻。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其過。且旌善人。初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及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舅犯曰。

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及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亡我歟。我有大故歟。子試爲我言之。君舅犯言之。文公曰。嘻。我豈亡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成。眈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道。蕃援我。使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行三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爲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與聞之曰。晉侯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晉侯其當之矣。周襄王以母弟太叔帶之難。出居于鄭。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鄔父告于秦。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

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
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
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
公用亨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亨。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
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
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
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于濕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
請隧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
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川。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
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
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

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照。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
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
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予一人。
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
姓改物。以制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
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
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
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也。若不然。叔
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王與之陽樊。溫原。攢茅
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呼曰。王以晉君爲
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德之布

言經考 曹風
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翟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此靡者陽也。未狎君政。故臣承命。君若惠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頽乎。臣聞之曰。武不可覲。文不可匿。覲武無烈。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而祗以覲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失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昔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口。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遂使趙衰爲原大夫。二年。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卽晉。冬。楚令尹子

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楚伐齊。取穀。楚申公叔侯戍之。二年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悅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卻縠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爲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封焉。明微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

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四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晉侯齊侯盟于欽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魯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與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克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克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犇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獲僖負羈氏。魏犇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才。使問且視之。命將殺之。魏犇束胸見使者。

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悅。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楚請戰。成王怒。少與之師。於是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

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悅。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避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昔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愁。次于城濮。楚師背鄧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

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愆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盥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患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旣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尔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韃鞞鞅鞞。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巳。晉師陣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至玉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卻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

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况國相乎？」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初，鄭助楚，楚敗鄭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徒兵千。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逃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楚得臣自殺。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薦菅豆，寔為令尹。

奉已而已不在民矣。六月，晉復入。衛侯向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狗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凱以入于晉，獻俘授餼，飲至大賞，徵會討二。殺舟之僑以狗于國。民於是大服。冬，晉侯會諸侯于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叛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晉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澤，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服，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合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悅，復曹伯。丁丑，諸侯圖許。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

言經考 曹風
將左行。六年春侵鄭。晉侯使醫衍酖衛侯。衛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魯僖公爲之請納玉于周襄王。與晉侯皆十鼓。王許之。秋乃釋衛侯。九月甲午。文公與秦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於文公。亡過時及城濮。時助楚也。鄭文公恐間。令燭之武說秦穆公。穆公悅。罷兵去。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智。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七年秋。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爲卿。八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十二月己卯。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太子歡立。是爲襄公。孔子讀史記。至晉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

鵝

爾雅云。鵝。沔澤。郭璞曰。今之鵝鵝也。好群飛。沈水食魚。故各沔澤。俗呼
之爲○陸疏云。鵝。水鳥。形如鷄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海河
領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群共扞。扞。直品反。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本艸云。鳥大如蒼鵝。願下有皮袋。容二升物。展縮由袋中。盛水以養魚。身是水沫。惟胷前有兩塊肉如拳。○山海經云。憲期之山多鵝鵝。如鴛鴦而人足。其鳴自呼。○莊子云。魚不畏網而畏鵝鵝。網者公平無私。鵝鵝有心。故魚畏之。○淮南子云。鵝鵝飲水數斗而不足。鱸鮪入口若露而死。○禽經云。淘河在岸則魚沒。沸河在岸則魚出。又云。鵝志在水。○前漢志。鵝鵝集昌邑王殿下。劉向以爲水鳥。色青。青祥也。

味

釋文。味鳥口也。

南山

傳云曹南山也。○郡縣志曹南山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里。詩南山朝濟是也。○一統志曹南山在交州府曹州南一百里。詩南山朝濟。春秋盟于曹南。皆此。

鳴鳩篇

騏弁

尚書頌命云。四人騏弁執戈。青黑曰騏。孔安國本作綦。綦文鹿子皮弁。王肅云綦赤黑色。○孔疏云。馬之青黑色者謂之騏。此字从馬。則謂弁色如騏馬之文。○禮書云。綦者陰陽之禱。故禮以綦組纓為士之齊冠。綦組綬為世子佩。詩以綦巾為女巾。皆其未成德者之服也。則士弁以綦

壹。弁師言卿大夫之冕弁。各以其等為之。則士弁無玉飾。康成讀

璫為綦。以綦為結。是臆說也。○箋云。騏當作璫。以玉為之。詳見衛風弁

年

爾雅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歲取歲星一次。祀取四時一終。年取

禾一熟。載取物終更始。

下泉篇

下泉

釋水云。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李巡云。水泉從上溜下出。○孔氏云。此言下泉。謂泉下流。是爾雅之沃泉也。

稂

爾雅云。稂。童梁。郭璞曰。莠類也。○傳云。稂非漑艸。得水而病。○說文

曰禾粟之禾生而不成者謂之董。董音重節節或从禾作稂。○陸機云禾秀為穗而不成則蕤然謂之董梁。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之守田○羅氏曰稂惡艸也古以飼馬。魯仲孫它馬餼不過稂莠謂此也。詩稱不稂不莠孔氏正義云稂莠苗既似禾實亦類粟。鋤禾除非類莠既別是一物。稂亦當是一物。許叔重陸璣以為禾之不成者則是亦禾而已。何至與莠並稱乎。按本艸有狼尾艸子作黍食之令人不饑似茅作穗生澤地。廣志曰可作黍引爾雅孟狼尾今人呼為狼茅子。然則此物似是稂爾。稂既有實如黍故能亂苗。又莠今謂之狗尾艸。稂名狼尾則亦相類。

周京

公羊傳云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大衆言之。○白虎通云京師者千里之邑號也。法日月之徑千里或曰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

著

陸機云似籟簫青色科生。○本艸云著實王益氣克肌膚明目聰慧先知。久服不饑不老。圖經云生少室山谷今蔡州上蔡縣白龜祠旁其生如蒿作叢高五六尺一本一二十莖至多者三五十莖生便條直異于衆蒿秋後有花出于枝端紅紫色形如菊。○逸禮云天子之著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著千歲二百莖者先知也。○洪範五行傳曰著之為言著也百年一本生百莖此艸木之壽知吉凶者也。聖人以問鬼神焉。○史記云著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褚先生云聞著生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

詩經考 曹風
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著莖長丈。叢生蒲百莖。今世取著。不能中古法。度取蒲六十莖已上。長六尺者。即可用矣。○論衡云。著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一十莖。神靈之物遲也。○說原云。艸植三百六十。著為之長。

郇

左傳。郇。文之昭也。○毛詩云。郇侯。鄭氏云。文王之子為州伯。○水經注云。涑水又西逕郇城。春秋釋地曰。解縣西北有郇城。服虔云。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余按竹書紀年。秦穆公送重耳。圍令狐。桑泉曰。衰至盧柳。退次舍于郇。桑泉曰。衰並在解東南。明不至解。今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鄉。俗名郇城。考服說與俗符。賢于杜。單文狐證。○一統志。山西平陽府猗氏縣古郇

國文王子所封。後為晉令狐地

郇伯

郇伯。郇侯也。郇。姬姓。周文王之後。郇侯常為州伯。治諸侯有功。詩人歌之曰。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伯

疏云。牧下二伯。○鄭答張逸云。一州一牧。二伯佐之。○旄丘箋云。周之制使伯佐牧。

詩經考卷之十

古閭 黃文煥 維章甫 輯著

漢陽 李若愚 愚公甫 校閱

國風豳

豳

釋文云。豳者戎狄之地名。夏道衰。后稷之曾孫公劉。自邠而出居焉。其封域在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于漢屬右扶風郿邑。○常昭云。豳。西近戎。北近狄。○郡縣志。古豳城。在邠州三水縣西三十里。公劉始都之處。○國名記云。邠。本谷名。○一統志。陝西西安府邠州。古西戎地。公劉所居。為豳國。涇化縣在州城東二百里。三水廢縣在縣西。乾州永壽縣。古邠國地。邠州。今有古公邠。

后稷

后稷名棄。帝嚳之子也。其母有台氏之子姜嫄爲。帝嚳之妃。年少未孕。出游於野。見大人跡而觀之。中心歡然。喜其形像。因履而踐之。身動意若爲人所感。後妊娠。恐被淫泆之禍。遂祭祀以求謂無子。履上帝之跡。天猶令有之。姜嫄恠而棄于阨狹之巷。牛馬過者。辟易而避之。復棄于林中。適會伐木之人多。復置于澤中水上。衆鳥以羽覆之。后稷遂得不死。姜嫄以爲神收而養之。長因名棄。字曰度辰。棄披頤象亢爲兒時。好種樹禾黍桑麻五穀。相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陵水高下。黍稷黍禾。藁麥豆稻。各得其理。堯遭洪水泛濫。人民逐高而居。堯聘棄使佐禹治水。教民山居。隨地造區。妍營種之術。播奏庶艱。食鮮食三年餘。行人無飢乏之色。懋遷有無。化居丞民。乃粒萬邦。作又堯

乃拜棄爲農師。封之台號爲后稷。姓姬氏。孔子曰。昔者堯命后稷爲姬氏。爲有文王也。虞時舜命之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於是棄王稷。百穀時茂。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爲本教也。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以教民。尊地產也。孔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后稷納姑氏。生子不窳。稷卒葬于西南廣都之野。其後周武王伐商有天下。上祀后稷以天子之禮。周公相成王。以文武之功。起於后稷。乃郊祀后稷以配天。而作生民之詩。詩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畱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置之隘。

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水。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訐。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執之荏菽。荏叔施施。禾役穰穰。麻麥嚶嚶。瓜瓞嗶嗶。誕后稷之穉。有相之道。弗厥豐。草種之黃茂。實芳實苞。實種實稷。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粟。卽有邠家室。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軋。載燔載烈。以興嗣歲。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孔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

七月篇

公劉

公劉。后稷之孫。不窋之子也。初不窋之末年。夏后氏政衰。不務稼穡。不窋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居于砥石。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羊牛踐葭葦。惻然爲民痛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乃遷邑於豳。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思其德而歌之。賦篤公劉。公劉卒。子慶節立。數傳至古公亶父。孔子曰。周自后稷積行累功。以有爵土。公劉重之以仁。及至太王。亶父敦以德讓。其樹根置本。備豫遠矣。

周公

周公。名旦。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爲子。仁孝異於群子。文王處

岐諸侯去殷。三滌而翌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之。用事居多。王東伐至孟津。公輔行伐紂至牧。公佐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王。彙社。告紂之罪于天。武王觀於殷政。告周公曰。嗚呼。殷政總總。若風草有所積。有所虛。和此如何。周公曰。泉深而魚鱉歸之。草木茂而鳥獸歸之。稱賢使能而有才。歸之。闕而平商。賈歸之。分地薄斂。農民歸之。王若欲求天下民。先設其利而民自至。譬之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武王曰。允哉。武王將問膠鬲。殷之所以亡。膠鬲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恠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以其主之惡告王。不忍爲也。若

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以此告王矣。武王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監之。以續殷祀。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公於少昊之墟曲阜。公不就封。留佐王。武王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獻者。迴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武王克殷。二年。王有疾不豫。群臣懼。太公召公。乃穆卜。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於是乃自以爲質。設三壇。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旦巧能多才多藝。能事鬼神。乃王發不知。且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佐四方。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畏敬。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今我其即命于

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以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公已令史策告于三王。欲代武王。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公入賀王曰。王其無害。且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茲道能念予一人。公藏其策。金滕匱中。戒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公乃攝政。代王當國。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乃賦七月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曠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孔子曰。吾於七月。見幽公之所以造周也。公使伯禽代就封于魯公。戒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

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謙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紂是也。可不慎歟。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必缺。衽官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戒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公乃告太公

召公曰。我之所以弗避而攝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是而後成。武王蚤終。今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為之若此。公於是避居東土。乃為詩以貽王。各之曰。鴟鴞。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髮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汝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國家之如此。雖欲侮之。豈可得乎。時公遭流言之變。而不失其常。詩人乃賦狼跋以美之。詩曰。狼跋其胡。載戩其尾。公遜碩膚。赤舄几几。狼戩其尾。載跋其胡。公遜碩膚。德音不瑕。孔子曰。吾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嫌。不以為聖也。周公居東二年。天暴風雨。日夜不休。樹木盡偃。成王大恐。乃發金縢之匱。察周公之冊。知公有盛德。王乃迎公反國。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公乃奉王命興師。

東征。作大誥。王蒲生見周公。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蒲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公導入。王蒲生曰。敬從布席。公不導坐。王蒲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公導坐。王蒲生坐。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蒲生曰。吾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公俛念。有頃不對。王蒲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傳之于府。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寧淮夷。東土公既不征而歸。乃賦東山以勞軍士。詩曰。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孔子曰。吾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後私也。康叔往守於殷。周公戒之曰。與殺不辜。寧失有罪。無有無罪而見。

誅無有有功而不賞。戒之封誅賞之慎焉。公欲成王任用賢才。乃作立政以戒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左右携僕。百司庶府。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成王董正治官。制禮作樂。公作周官。公行政七年。布衣之士所贊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官朝者萬人。周公遣使者出。舉遠方之民。有飢寒不得衣食者。獄訟失職者。賢才不舉者。以告周公。於其君之朝也。揖而問之。其君歸。召其國大夫。告以周公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何君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當是之時。上順天地。使人以時。賞賜不加。

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禾麥茂美。成王長。公反政于王。公欲告老。成王曰。公無困我哉。留公爲太師。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公復卜申視。卒。營築作洛誥。成王旣遷殷遺民。公作多士以戒之。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又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蔡仲之國。過洛見周公。公曰。不如我者。勿與處。累我也。與我齊者。勿與處。無益我也。惟賢於己者。可與處也。周公老於豐。恐成王治有所滯佚。乃作無逸以訓之。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旣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恐不敢荒寧肆中宗之
享國七十有五。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
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
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
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
國三十有三年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
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曷不遑暇食用咸和萬
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
五十年嗚呼嗣王其監于茲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
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者聖王之戒也周公曰冬之
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修賞費而况於

人乎。周公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及病將沒曰必葬我于
成周以明吾不敢離王公既卒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
於畢畢者文王之墓地乃葬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不敢臣周公也成
王康王追念公之勲勞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內祭
則大常禘此天子之禮樂也康周公所以賜魯也魯得世用之所以
明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孔子曰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
已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前洞洞焉若將失之可謂子
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抱成王而朝諸侯征夷狄之亂
誅管蔡之罪威動天地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
向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
所以應時也

褐

傳云。褐毛布。○說文云。編泉鞮。一曰粗衣。○左傳云。旨酒一盛。今余與褐之父。睨之。褐寒賤之人

耜

說文云。耜耒端木也。耒手耕曲木也。垂作耒耜以振民。○釋名云。耜齒也。似齒之斷物也。○易曰。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益。○夏小正云。正月農緯厥耒。緯束也。束其耒云爾。○考工記。匠人耜廣五寸。二耜為耦。車人為耒。庇庇音刺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庇緣其外。以至于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庇。柔地欲勾庇。直庇則利推。勾庇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疏云。耜謂耒頭金庇。

耒下前曲接耜者也。古法耒下惟一金。不岐頭。○韓詩云。三月之時。可預取耒耜脩繕之。至于四月。始可舉足而耕也。

畝

王制云。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司馬法云。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禮記疏云。步百為畝。是長一百步。濶一步。畝百為夫。是一頃也。長濶一百步。夫三為屋。是三頃也。濶二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為井。是九百畝也。長濶一里。○程正叔云。古者百畝。止當今之四十一畝。今之百畝。當古之二百五十畝。

按畝即田之身也。古之治田者，雖有溝洫井田二法不同。然田之形體大抵因地勢水勢而為之。其在于東者，謂之東田。王制所云當今東田是也。其在于南者，謂之南畝。詩屢云南畝。鄭注遂人云以南畝圖之是也。補傳大田解曰：田事喜陽而惡陰。東南向陽則茂盛，西北傍陰則不實。故信南山云：南東其畝也。

田峻

釋言云：峻，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郭璞曰：今之耆夫是也。○傳云：田峻，田大夫。疏云：此官選俊人主田，謂之田峻。典農之大夫謂之農夫。以王者尤重農事，知其爵為大也。按鄭注周禮載師云：六遂餘地自三百里外，天子使大夫治之，或于田農之時，特命之主其事。以周禮無田峻正職，故直云田峻大夫。春官籥章掌擊土鼓以樂田峻。鄭司農云：田峻，古之先教田之官。彼說祈年之祭，知為祭先教者。○甫田箋云：田峻，司耆。今之耆夫也。疏云：郊特牲曰：蜡之祭也。王先

耆而祭司耆也

先耆若神農，司耆若后稷。蜡者為田報祭，故知祀此二人。此言田峻乃是當時主稼之人，故以司耆言之。與郊特牲名詞實異。

微行

傳云：墻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

公子

疏云：諸侯之女稱公子。○左傳：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公羊傳：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何休曰：謂女公子也。

崔 詳見衛風蒹

埤雅云：崔，即今之萩。一名兼兼，崔之未秀者也。

蠶

周禮云：內宰，中春詔后帥內外命婦，治蠶於北郊，以為祭服。馬質禁

原蠶者。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落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為傷馬與。○禮

記月令云：季春，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命野虞毋伐桑柘，具曲植籩

籩音簋，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

既登，分繭稱絲受功，以共郊廟之服。孟夏，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

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

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大昕之朝。季春朔日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

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而食

之。歲既單矣，世婦獻繭于夫人，夫人副禘而受之。及良日，夫人繅三

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荀子云：身女好而頭馬

首，屢化而不壽，善壯而拙老，有父母而無牝牡，冬伏而夏游，食桑而

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濕而惡雨。濕謂浴其種蛹以為母，蛾以

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俯謂卧而不食夫是之謂蠶理。○淮南子云：黃帝

元妃西陵氏始蠶。○永嘉郡記曰：永嘉有八輩蠶，虬虬音允珍蠶三月

績，柘蠶四月初績，蛭蠶四月績，愛珍五月績，愛蠶六月末績，寒珍七

月末績，四出蠶九月初績，寒蠶十月績。○廣志曰：有原蠶，有冬蠶，有

野蠶，有柞葉，可以作綿。○埤雅：大玄曰：紅蠶絲于枯桑，其繭不黃，益

二，十七日蠶已老，則紅紅蠶，以繭自衣，亦或謂之室。易林曰：飢蠶作

室，是也。○雅翼云：蠶之狀，喙呬呬。呬音類馬，色斑斑，似虎，初拂謂之

蚝。蚝音次以毛擣之，蠶尚小，不欲見露氣，桑葉著懷中，令煖，然得切之

比至再眠，常須三箔，虛上下二箔，以隔土障塵，飼必卷窗開帟，飼訖

還下，益蠶，昆蟲之類，見明則食，其旋生駒，皆與馬同，老食而不飲，三

十六日而化，淮南曰：二十，二日而化，亦有四眠者，既老將績，其口含

絲獨成繭者謂之獨繭自二以上謂之同功繭獨繭絲細而有緒養蠶之室欲明而溫古者后妃享先蠶先蠶天駟也漢舊儀曰今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

折

傳云折方釜也疏云折即斧也惟釜孔異耳○釋名云折戕也所伐皆戕毀也

女桑

傳云莢桑也○釋木云女桑椶桑今俗謂桑樹小而條長者為女桑樹

鳴

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幽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爾雅云鳴伯勞也樊光曰春秋傳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

至伯趙鳴也以夏至來冬至去郭云似鶉鶉音鶉音而大又云鶉

鶉醜其飛也鶉疏云鶉竦也不能翔翔遠飛但竦翔上下○大戴禮

云五月鳴則鳴鶉者百鶉也鳴者相命也○時訓解云芒種之日螳

螂生又五日鳴始鳴鶉不始鳴號令壅偪○楚詞云恐題鳩之先鳴

使百艸為之不芳○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為

仁養陰為殺殘賊伯勞益賊害之鳥也其聲鶉鶉故以其音名也○

類從云鶉鳴在上蛇鳴不動○禽經注云形似鸚鵡但鸚鵡喙黃伯

勞喙黑○楊用脩云性能擊搏鷹集于林則盤旋鳴聒俟鷹飛輒擊

之蜀中名駕鷺五更輒鳴不止至曙乃息

玄

周禮云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玄謂纁玄者謂

力故不食。○周書曰。夏至又五日。蜩始鳴。不鳴。貴臣放逸。立秋之日。寒。蜩鳴。不鳴。人臣不力爭。○淮南子云。蛇不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自然者也。又云。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化。○論衡云。蟬生于復育。開背而出。○徐廣車服雜注云。侍臣加貂蟬者。取其清高。飲露而不食。○陸雲寒蟬賦云。頭上有綬。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享。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常。則其信也。加以冠冕。取其容也。○段柯古云。蟬未脫時名復育。相傳言蛄蠃所化。常翹翹音萱嘗冬中掘樹根。見復育附于朽處。怪之。村人言蟬固朽木所化也。翹因剖視腹中。猶實爛木。

貉

字林云。貉似狐。善睡。其子名貍。又云。狝狝音鳥貍類。狝狝音鳥謂之狝狝音山。

吏反○部璞云。貉雌者名𧈧。𧈧音腦今江東呼貉為狝狝。○淮南子曰。蠃

知為埳。獾貉為曲穴。虎豹有茂艸。陰以防雨。景以蔽日。此亦鳥獸之所以智也。○考工記云。貉踰汶而死。此地氣然也。○詩義問云。狐之類。貉。獾。狸也。○埤雅云。俗云。獾貉同穴。而異處。獾之出入。以貉為導。詩曰。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言往祭表貉。因取狐狸之皮為裘。故傳云。于貉。謂取狐狸皮。周官祭表貉是也。○雅翼云。貉善睡之獸。畜而養之。扣之即臥。已而復寐。亦善捕。○疏云。禮無貉裘。惟孔子狐貉以居。明貉賤也。

按貉狐狸三獸名。箋云。搏貉自為裘。狐狸以供尊者。其辨甚明。朱傳云。貉狐狸也。何混若此。

狸

爾雅云。狸子隸。隸音曳○字林云。狸。伏獸似貍。○本艸。狸骨肉。療諸症。

注症音心腹痛走無常處。及鼠癩癩音惡瘡。頭骨尤良。圖經云。狸類甚多。似虎斑文者可用。猫斑者不佳。南方有一種香狸。人以作鱸。其氣其氣甚香。微有麝氣。邕州已南又有風狸。似兔而短。多棲息高木。候風吹過他木。衍義云。狸骨形類猫。其文有二。一如連錢。一如虎文。肉味與狐不相遠。江南一種牛尾狸。其尾如牛。人多糟食。未聞入藥。○卑雅云。狸。豸在里者。里人所居也。狸穴而藪焉。故狸又通於藪字。狸之伺物。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似貓而小。文彩異于貓。貉。大射以狸步張三侯。鄭氏云。狸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其發必獲。是以侯道取象焉。狐善疑。貉善擬。不可以有為。故古者以為燕居之裘。齊東鄙書衣狸製是也。狸狐猶貉性一也。其跡皆爪而不速。○雅翼云。狐口銳而尾大。狸口方而身文。黃黑彬彬。蓋次于豹。○魏志管輅云。雖有爪

微而不彊。雖有文章。蔚而不明。其名曰狸。○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夫婦。故能媚人。○子思子曰。謂狐為狸者。非直不知狸也。勿得狐復失狸者也。○徐廣封禪書注云。狸一名不來。

莎雞

爾雅云。翰翰音天雞。樊光曰。小蟲。黑身赤頭。李巡曰。一名酸鷄。郭璞曰。一名莎鷄。一名樛鷄。○陸疏云。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本艸。樛鷄。生河內。樛樹上。七月採。蘇恭云。五色具者為雄。青黑質白斑者是雌。圖經云。今所謂莎鷄。亦生樛木上。六月後出。飛而振羽作聲。人或畜之樊中。但頭方腹大。翅羽外青內紅。而身不黑。頭不赤。此殊不類。惟在樛樹上。人呼紅娘子者。頭翅皆赤。乃如舊說。然不名莎鷄。疑古今之稱不

同耳。衍義云。檇鷄東西京都尤多。形類蠶蛾。但頭足微黑。翅兩重。外一重灰色。下一重深紅。五色皆具。腹大。○廣志云。莎鷄似蠶蛾而五色。亦曰隼鷄。○古今注云。莎鷄一名促織。一名蟋蟀。促織謂鳴聲如急織。絡緯謂其鳴聲如紡績也。一日促機。一日紡緯。○埤雅云。俗云。絡緯雄鳴于上風。雌鳴于下風。而風化。○雅翼云。莎鷄頭小而羽大。有青褐兩種。一名絡緯。今人謂之絡絲娘。小兒夜亦養之。聽其聲。能食瓜莧之屬。莎鷄與絡緯是一物。蟋蟀與促織是一物。崔豹不當合而言之。蓋二蟲俱是機杼聲。可以趣婦功。故易紊亂。孫炎郭璞陸機廣志所云。皆非其類。今莎鷄之鳴。乃止而振羽。不待飛也。一名馬蠶。

按斯蟲。蟲之以股鳴者。莎鷄。蟲之以翼鳴者。蟋蟀。蟲之以注鳴者。迥然三物也。朱子云。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其誤起于程正叔。而正叔之誤。又起于崔正熊。正熊混莎鷄蟋蟀為一。正叔又混入斯蟲。可謂誤中之誤。羅氏辨之精矣。今時驗亦然。

宇

韓詩云。宇。屋雷也。○釋文云。屋四垂為宇。○釋名云。宇。羽也。如鳥羽翼。自覆蔽也。○繫辭云。上棟下宇。以待風雨。

牀

釋名云。牀。裝也。所以自裝載也。長狹而卑曰榻。小者獨坐。○通俗文云。牀三尺五日榻。板獨坐曰秤。八尺曰牀。○說文云。牀。身之安也。杠牀前木也。○廣雅云。棲謂之牀。○周禮。玉府。掌王之牀第。○天文集云。紫宮門外有天牀六星。

何

土虞禮云。祝啓牖嚮。嚮。牖一各也。韓詩云。北向牕也。

鬱

毛詩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疏云。晉宮闕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萸李一株。車下李卽鬱萸李。二者相類而同時熟。

萸

本草云。郁李。一名爵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生高山川谷及丘陵上。五月六月採根。○陸機云。唐棣。萸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赤或白。五月中成實。大如李子。可食。○本草圖經云。郁李。木高五六尺。枝條葉花皆若李。惟子小若櫻桃。赤色而味甘酸。核隨子熟。六月採根并實。取核中仁用。

葵

李氏曰。葵可茹。公儀所拔是也。○周禮。醢人。葵菹羸醢。○特性記云。

鋤芎。夏葵冬苴。○齊民要術云。今世葵有紫莖白莖二種。春必畦種。水澆而冬種者。有雪。勿令從風飛起。每雪輒一勞之。勞雪令地保澤。葉又不蟲。拍拍洽反必待露解。收必待霜降。傷晚則黃爛。傷早則黑澀。詩曰。七月烹葵及菽。卽此是也。○本草云。葵葉爲百菜王。陶隱居云。以秋種葵。覆養經冬。至春作子。謂之冬葵。至滑利。春葵子亦滑。葉尤冷利。不可多食。術家取此葵微炒。散著濕地。遍踏之。朝種暮生。遠不過宿。日華子云。冬葵。久服堅筋骨。秋葵。卽是種早者。○四民月令云。正月可種葵。四月可收冬葵子。六月六日可收葵。中伏可種乾葵。○埤雅云。左傳。葵能衛足。今葵心隨日光所轉。輒低覆其根。似智。字說曰。草也。能揆日向焉。故又訓揆。

按爾雅云。蒼莖葵。卽今之蜀葵也。又云。菘。蚘。卽今之錦葵也。又云。菘。菘。葵。似葵而小葉者。又云。葵。葵。葵。露。卽本草之落葵也。又云。菘。菘。葵。似葵而小葉者。

是也。本草又有黃蜀葵龍葵皆非此七月所烹之葵。七月所烹者即今秋葵爾。

菽

采菽箋云。菽大豆也。生民傳云。荏菽。戎菽也。箋云。戎菽大豆也。○物理論云。菽者衆豆之總名。○爾雅云。戎菽謂之荏菽。孫炎曰。大豆也。○廣雅曰。大豆菽也。小豆。答也。𧄸。𧄸丘。豆。𧄸。𧄸音。豆。留。留音。豆也。胡豆。降。降平。𧄸。𧄸音。也。豆角謂之莢。其葉謂之藿。○春秋說題詞云。菽者屬也。春生秋熟。理通體屬也。菽赤黑。陰生陽。大體應節。小變象陽色也。○援神契云。赤土宜菽。○呂氏云。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大菽則圓。小菽則搏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䟽節。小莢不實。後時者短莖䟽節。本虛不實。○汜勝之書云。三月榆莢雨時。高田可種。

大豆保歲易爲宜。古之所備凶年也。大豆生戴甲而出。種土不可厚。厚則項折不能長達。夏至後二十日尚可種。小豆不保歲。難得。宜椹黑時種。

棗

爾雅云。棗。壺棗。邊要棗。檿。檿音。白棗。楸酸棗。楊徹齊棗。遵羊棗。洗。洗音。反。大棗。煑。填。棗。厥。洩。苦棗。皆無實棗。還味。捻。捻音。棗。又云。棗。李曰。壺帝。帝音。之。○周禮。饋食之籩。其實棗。○禮記。婦人之贄。脯。修。棗。栗。又云。棗曰新之。又云。棗。栗。飴。蜜。以甘之。○埤雅云。棘大者棗。蓋若酸棗。所謂棘也。於文重東。東音。刺。爲棗。並束爲棘。一曰棘實曰棗。蓋棗性重喬。棘則低矣。故其制字如此。詩曰。八月剝棗。剝。擊也。棗實未熟。雖擊不落。已熟則爛。不擊自墮。齊民要術。所謂全赤即收。收法。撼而落之。爲

草經云。麻子。味甘平。主補中益氣。久服肥健不老。○月令。仲秋。食麻與犬。孟冬。天子以犬嘗麻。

樗

陸機疏云。樗樹及皮皆似漆。青色其葉臭。○本草圖經云。椿樗二木相類。但椿木實而葉香可噉。樗木踈而氣臭。膳夫亦能熬去其氣。北人呼樗為山椿。江東呼為虎目。葉脫去有痕如樗蒲子。又如眼目。故得此名。衍義云。世以無花不實。木身大其幹端直者為椿。其有花而莢。木身小。幹多迂矮者為樗。○莊子云。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臃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拳曲而不中規矩。

農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管子曰。一農之量。可

百畝。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國語。管仲云。昔聖王處農。就田野。及寒。擊菽菽音。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是故農之子恒為農。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

場

○中達云。種樹菜果謂之圃。蹂踐禾稼謂之場。故春夏為圃。秋冬為場。○周禮。場人。注。場。築地為墀。季秋。除圃中為之。

種稂

說文。種。先種。種。重字。後熟也。稂。疾孰也。稂。或从麥。○周禮。內宰。上春。詔王后。生種。種之。鄭司農云。先種後孰。謂之種。後種先孰。謂之稂。玄。謂詩云。黍稷種。稂是也。賈公彥云。先鄭直云。先種後種。不見穀名。後鄭

意黍稷皆有種。又云。舍人。以歲時縣種。種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司稼。辨種。種之種。

畫

說文云。日之出入。與夜為界。从畫省。

絢

爾雅云。絢。絞。李巡曰。繩之絞也。

百穀

物理論云。梁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漑種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為六十種。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種。為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者。衆種之大名也。○月令。五時食穀。春麥夏菽。季夏稷。秋麻。冬黍。孟秋。農乃登穀。內則。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梁。雁宜麥。魚

宜芘。○漢食貨志。五種。

麻。金。黍。火。稷。土。麥。水。豆。木。

○大戴禮云。食氣者。神明而壽。

食穀者。智慧而巧。○穀梁傳云。一穀不升。謂之歉。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淮南子云。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江水肥仁。而宜稻。

凌陰

周禮。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夏頒冰。掌事。秋刷。

獻羔

月令。仲春。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鮮。當為獻。獻。羔。祭。司。寒。也。○左傳。申豐云。其藏冰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獻羔而啓之。杜預云。二月春分。獻羔。

祭韭。開水室。服虔云。司寒。司陰之神。玄冥也。

韭

說文云。一種而久者。故謂之韭。象形。在一之上。一地也。○禮曰。庶人春薦韭。祭宗廟。韭曰豐本。內則。豚春用韭。○埤雅云。齊民要術云。韭高三寸便剪。剪如葱法。一歲之中。不過五剪。凡剪不用日中。韭性內生根喜上跳。故種與葵同法。而畦欲極深。○雅翼云。首春色黃。未出土時最美。故云春初早韭。冬末晚菘。夏小正曰。正月囿有韭。○易稽覽圖云。政道得。則陰物變為陽。鄭注云。若葱變為韭。○本草云。韭辛溫。歸心。安五藏。除胃中熱。

饗

傳云。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箋云。十月民事俱畢。國君閒

于政事。而饗群臣。○月令。孟冬。大飲烝。

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群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

之大飲。別之於他。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燕謂有牲體為俎也。按傳所云饗者。謂黨正。因蜡飲酒。黨正職云。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鄉飲酒。經云。尊兩壺于房戶之間。有玄酒。即此詩云。朋酒也。記云。其牲狗。即毛傳所據也。鄉飲酒。禮實與賢能。與黨正飲酒不同。毛據為說者。以州黨鄉之屬也。其有鄉大夫來觀禮。或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為主人。則殺羔羊以饗之。

公堂

大學互見大雅辟廱

傳云。公堂。學校也。疏云。謂黨之序學。○周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射于州序。黨正。以禮屬民飲酒于序。○學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陳氏曰。術當為州。○鄭禮記注云。庠。鄉學也。州。黨日序。○孟子曰。殷日序。序者射也。○禮書云。鄉飲在庠。庠有房室。鄉射在序。序無房室。爾雅云。東西牆謂之序。序之名蓋本于此。○疏云。

箋以公堂謂之太學。○禮書云。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商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又有辟廱成均。瞽宗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于之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于之養焉。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制也。周之辟廱。卽成均。東膠卽東序。瞽宗卽右學。成均居中。左東序。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商之右學。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大學。蓋夏學上東下西。商學上右下左。周特存其上者耳。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

鳴鴉篇

鳴鴉

爾雅云。鳴鴉。鷦鷦音。鴉鴉音。郭璞曰。鴉類。○方言云。桑飛。自關而東謂之工爵。或謂之果羸羸音。或謂之女匠。謂之鸚鳩。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轆爵。郭璞曰。桑飛。卽鷦鷯也。按爾雅云。鷦鷯。鳴鴉。鴉屬。非此小雀明矣。○陸疏云。鴉。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爲窠。以麻紮紮音之。如刺襪然。懸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鸚鳩。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羸。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襪雀。或曰巧女。○小志傳云。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箋云。鷦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鷦。皆惡聲之鳥。陸機疏云。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爲鷦。故俗語鷦鷯生鷦。○爾雅又曰。桃蟲。鷦。其雌。鷦鷦音。郭璞曰。鷦鷯鷦音。桃雀也。俗呼爲巧婦。邢昺曰。此鷦鷯小鳥而生鷦鷯者也。○張華鷦鷯賦云。鷦奮蒙籠是焉。游集。飛不飄颻。

翔不翕習。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朱傳云。鴟鴞。鴟鴞。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埤雅云。先儒以爲鴟鴞卽今巧婦。郭注爾雅。獨云鴟類。則璞與先儒異意。以詩與雅考之。宜如璞義。蓋爾雅言鴟鴞。鷓鴣。繼云狂茅鴟。怪鴟。梟鴟。則鴟鴞宜亦鴟類。賈誼所謂鸞鳳伏竄。鴟鴞翱翔是也。鴟鴞一名隻狐。鴟服鬼車之類。○莊子云。鴟鴞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瞑目。不見丘山。言殊性也。○博物志云。鴟鴞一名鴟。鴟晝目無所見。夜則日至明。人截爪甲棄露地。此鳥夜至人家。拾取瓜視之。則知吉凶。輒便鳴。其家有殃。○本草云。鉤鴟入城城空。入宅宅空。怪鳥也。又有鴟鴞。亦是其類。微小而黃。夜能拾人手爪。知人吉凶。○纂文曰。鴟鴞夜能拾蚤虱。蚤爪音相近。俗人云拾人棄爪相吉凶。妄說也。○淮南萬畢術曰。鴟鴞致鳥。取鴟鴞折其大羽。絆其兩足。

以爲媒。張羅其旁。則鳥聚矣。○歐陽氏云。今鴟多攫鳥子而食。

系土

方言云。東齊謂根曰土。○字林作𦵏。𦵏徒古反。桑皮也。

茶

傳曰。茶萑若。疏謂亂之秀穗也。出其東門。傳云。茶茅秀。然則茅亂之秀相類。故皆名茶。

東山篇

東山

詩緝云。三監在周之東。周公自西徂東以征之。軍屯必依山爲固。故以東山言之。○王伯厚云。秦漢謂山東山西者。皆指太行山。東山卽商地。○孔氏曰。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周公在東。實出八三年。

裳衣

箋云。裳衣謂兵服也。○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韋弁。以韠韋為弁。文以為衣裳。春秋傳曰。晉郤克衣韠韋之跗。注是也。今時五伯緹緹音提衣。古兵服之遺色。○襍問志云。韠韋之不注。不讀如幅。屬也。幅有屬者。以淺赤韋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者。從白。○賈公彥云。鄭君兩解。此注裳亦用韠韋。至彼襍問志。裳用素者。從白。○左傳均服振振。戎事上。下同服。○疏云。在兵之服。皆韋弁。

行

周禮云。振旅如戰之陳。辨鼓鐸錡鏡之用。菱舍如振旅之陳。辨號名之用。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大閱陳車徒如戰之陳。○周書曰。春為牝陳。弓為前行。夏為方陳。戟為前行。季夏為圓陳。牙為前行。秋為牡陳。劍為前行。冬為伏陳。楯為前行。是為五陳。○握奇經云。四

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奇。解云。天地風雲為四正。龍虎鳥蛇為四奇。○六韜云。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天陳。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列。此謂地陳。用車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陳。

冬教大閱。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枚如箸。銜之。有禮。禮

音。國之大祭祀。令禁無。軍旅田役。令銜枚。

蠋

爾雅云。蠋音厄。烏蠋。郭云。大蟲如指。似蠶。疏。韓奕云。倮革金厄毛。亦云。厄。烏蠋也。又云。獨者蜀。邢云。言山中之孤獨者名蜀。此蟲更無群匹。○韓非子云。蠶似蠋。人見蠋則毛起。○莊翼云。蜀。葵中蟲也。亦食於藿。蠶類而不食桑。詩乃稱烝在桑野者。葵藿之下。亦桑野之地也。

蠶致養于人。萬百為族。蜀則獨行。故以此敦然獨宿者。或作鳥名。禽經曰。蜀不獨宿。不知何物。

果羸之實

爾雅云。果羸之實。栝樓。○孔疏引本草云。栝樓如瓜。葉形兩兩相值。蔓生。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如瓜瓣。○本草經云。栝樓根。一名地樓。一名果羸。一名天瓜。一名澤姑。實名黃瓜。主腎痺。悅澤人面。圖經云。根亦名白藥。皮黃肉白。三四月內生苗。引藤蔓。葉如甜瓜葉。作叉有細毛。七月開花。似葫蘆花。淺黃色。實在花下。大如拳。生青。至九月熟。赤黃色。有正圓者。有銳而長者。

伊威

爾雅云。蟠音。鼠負音。又云。蚺威。委黍音。鼠婦音。

鼠負。又云。蚺威。委黍音。鼠婦音。婦別名。

○說文云。委黍。鼠婦音。

阜也。○陸機云。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陶隱居云。一名鼠負。言鼠多在坎中。背則負之。又一名鼠姑。○衍義云。此濕生蟲也。多足。其色如蚓。背有橫文。感起。大者長三四分。水甕及下濕處多。○埤雅云。食之令人善淫。○劉氏云。壁落間小蟲。無人掃則出行于室。

蠪蛸

爾雅云。蠪蛸。長跖。疏。此小鼯音。鼯音。長脚者。俗呼為喜子。○陸機云。一名長脚。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為羅網居之。○崔豹云。蠪蛸身小足長。

町腫

傳云。鹿跡也。○說文云。田踐處曰町。腫。禽獸所踐處也。○程子云。町

言經考
腫廬傍畦隴。○董氏曰。區區音種法曰。伊尹作為區田。一畝之中。地長十八丈。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間分十四道通人行。腫為田里所聚。

熠燿

爾雅云。螢火。即炤。舍人云。即夜飛有火蟲也。○本草云。螢火。一名夜光。一名放光。一名熠燿。一名即炤。生階地池澤。陶隱居曰。此是腐草及爛竹根所化。初猶未知蟲。腹下已有光。數日便變而能飛。衍義云。螢常在大暑前後飛出。是得大火之氣而化。故如此明照也。月令雖云。腐草所化。然非陰濕處終無。○古今注云。螢火。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腐草為之。食蚊蚋。○陳思王螢火論云。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為鬼火。或

謂之燐。未為得也。天陰沈數雨。在于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故曰宵行。然腐草木得濕而光。亦有明驗。眾說並為螢火。近得實矣。○夏小正曰。八月。丹鳥羞白鳥。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謂蚊蚋也。其謂之鳥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為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崇有論云。螢無胃而育。○埤雅云。今西北多螢。大者如棗。行而有光。正曰宵行。以此故也。一說。螢非熠燿。熠燿行蟲耳。今卑濕處。有蟲如蠶蠋。尾後載火。行而有光。俗謂之熠燿。○董氏曰。熠燿自是一種蟲。夜行地上。如蠶。喉下如螢。故曰宵行。

按古今注。螢燐為鬼火。而家復有異論。朱子始以宵行

各燐。故毛公云。熠燿。燐也。燐。螢火也。孔疏以公非也。本草明云。螢火。一名熠燿。而董陸二公。熠燿別一種。蠶。初未嘗以宵行為蠶。名也。蓋以未章有熠燿其羽。疑熠燿但為明。易用脩云。古人用字。有虛有實。熠燿之羽。虛也。如小雅。交交。桑扈。有鶯其

領此言桑扈之領如鶯之文非
寫即桑扈也彼謂倉
庚之羽如眉雁之明非謂眉雁也
共也此說當矣

鶴

韓詩章句曰。鶴水鳥。巢居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鶴鳥見之。長鳴而喜。○陸機疏云。鶴。鶴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樹上作窠。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望見人。按其子。令伏。徑舍去。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竈。一名皂裙。又泥其巢。一傍為池。含水。滿之。取魚置池中。稍稍以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陶隱居云。鶴有兩種。似鵠而巢樹者為白鶴。黑色曲頸者為烏鶴。○本草衍義云。鶴頭無丹。項無烏帶。身如鶴者是。兼不善唳。但以喙相擊而鳴。○禽經云。鶴仰鳴則晴。俯鳴則陰。○博物志云。鶴伏卵時。數入水。卵冷則不鰓。取礬石周圍繞卵。以助煖氣。○自然論云。鶴影接而懷

卵。○禱俎云。江淮謂群鶴旋飛為鶴井。鶴亦好羣飛。人採巢取鶴子。六十里旱。能羣飛薄霄激雨。雨為之散。○北夢瑣言云。南方有鶴食蛇。每遇巨石。如道士禹步。其石防然而轉。因得而噉。

埴

疏云。螿穴處。將欲陰雨。水泉上潤。穴處者先知之。避濕而上塚。○方言。埴。封場也。楚郢以南。蟻土謂之埴。埴中齊語也。○埴雅云。蟻將雨。則出而壅土成峰。方言曰。其場謂之坻。亦或謂之埴。埴從至。以螿之微而能為埴。用其至故也。今蟻取小蟲入穴。輒壞埴室穴。蓋防其逸。亦以窒雨。一名蟻封。朔地蟻封。大有如冢者。所謂蟻冢。蓋出於此。○易林震之蹇曰。蟻封戶穴。大雨將集。

皇

爾雅云黃白驥疏曰馬有黃處有白處者曰驥

駮

爾雅云駮白駮孫炎曰駮赤色也邢昺曰謂馬有駮處有白處者曰駮○易說卦云乾為駮馬○禮斗威儀云君乘火而王南海輪駮馬○埤雅徐炫曰疑象駮文晉侯乘駮乳虎見之而伏則象駮之文理或然也駮亦馬之上色故古者國君乘之

縹

爾雅云婦人之褱謂之縹縹綏誰反也孫炎曰褱褱音韋也郭璞曰即今之香纓也褱邪交絡帶繫於體因名為褱縹繫也此女子既嫁之所著示繫屬於人義見禮記詩云親結其縹謂母送女重結其所繫者以申戒之說者以褱為幌巾失之○韓詩注云縹帶也○孔

疏云按昏禮言結幌此言結縹則縹當是幌非香纓○廣雅云大巾幃○昏禮記曰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母施衿結幌曰勉之敬之夙夜毋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

破斧篇

四國

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書蔡仲之命云惟周公位冢宰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書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子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杜預云樂安博昌北有蒲姑城奄闕不知所在鄭云奄蓋在淮夷之地亦未能詳成王先伐淮夷遂滅

奄。奄似遠于淮夷也。○作雒解云。武王克商。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武王崩。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叛。二年乃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書傳云。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畔。○左傳。周有徐奄。二國。嬴姓。

按書序稱成王踐奄。則四國流言之日。周公但討而定之。未嘗滅其國。至歸政後。成王始滅之。而徙其君耳。孟子云。周公稱武王。誅紂伐奄。則周公凡兩次伐奄。猶未能蕩平。蓋奄本忠于商。為周家反覆之臣也。

錡

傳曰。鑿屬曰錡。○韓詩云。木屬。

鉢

傳曰。木屬曰鉢。○韓詩云。鑿屬也。一解云。今之獨頭斧。

伐柯篇

柯

考工記。車人云。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首六寸。謂關頭。斧也。柯其柄也。又云。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檣。檣張。玉反。一檣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

籩

爾雅云。竹豆謂之籩。○鄭注云。籩。竹器如豆者。其實皆容四升。○周禮。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麩。簋。黃。白。黑。形。鹽。膾。鮑。魚。鱠。鱠音。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榛。棗。實。加籩之實。菱。芡。栗。脯。菱。芡。栗。脯。羞。

邊之實。糗餌粉餈。資昨反凡祭祀共其邊薦羞之實。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邊羞。凡祭祀贊后薦徹豆。邊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邊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祗豆邊。掌客。凡諸侯之禮。夫致禮八邊。侯伯夫人致禮八邊。子男夫人致禮六邊。○禮記。鼎俎奇而邊豆偶。陰陽之義也。邊豆之實。水土之品也。又云。薦用雕篋。篋損管反○禮書。士喪特牲邊有巾。則簋敦豆有巾可知。魯用彫篋。士喪禮邊無滕。則士大夫吉祭之邊。有滕無雕可知。

豆

爾雅云。木豆謂之豆。○周禮。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醢醢。昌本麋。藟。乃菁。菹。鹿藟。亦菹。麋藟。饋食之豆。其實葵菹。羸醢。脾析麋。麋藟反醢。蜃醢。豚拍。拍膊同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

醢。涑。

涑音迨

菹。雁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醢。食糝。食。凡祭祀共薦羞之

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掌客。凡諸侯之禮。豆四十。夫人致禮八豆。侯伯三十有一。夫人致禮八豆。子男豆二十有四。夫人致禮六豆。○禮器云。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有以少為貴者。諸侯相朝。無邊豆之薦。明堂位云。薦用玉豆。又云。夏后氏以楛。楛音苦豆。殷玉豆。周獻。獻音滋豆。注云。楛。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祭統云。君執鸞刀羞。噲。噲音才夫人薦豆。又云。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校中豆。直者也。鐙。豆下跗。鄉飲酒。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三禮圖云。豆以木。受四升。高尺二寸。漆赤中。大夫以上畫以雲氣。諸侯加象飾。天子玉飾。○邢氏云。豆高一尺。口足徑一尺。枝徑二寸。○楚茨傳云。豆

謂內羞庶羞也。

九罭篇

九罭

爾雅云。纒罭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孫炎曰。九罭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郭璞曰。今之百囊罭亦謂之罭。罭音雷今江東謂之纒。○疏云。纒促細目。能得小魚。○韓詩說云。九罭取鰕也。

鱒

爾雅云。鮪鮪音必鱒鱒音鱒。鱒似鱒魚而鱗細于鱒。赤眼。多細文。○埤雅云。鱒魚圓。魴魚方。鱒好獨行。○雅翼云。鱒目中赤色一道。橫貫瞳魚之美者。今俗謂之赤眼。食螺蚌。多祇獨行。亦有兩三頭同行者。極難取。見網輒遁。

衮衣

尚書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孔安國曰。日月星為三辰。華象章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于衣服。旌旗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為飾。藻水草有文者。火為火字。粉若粟米。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為兩已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衮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周禮。司服。王之吉服。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群小祀則玄冕。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

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注。衮卷龍衣也。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以日月星辰畫于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一龍。二山。三華蟲。四火。五宗彝。皆畫以爲績。六藻。七粉米。八黼。九黻。皆紵以爲繡。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毳畫虎。雌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希刺粉米。無畫。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于已。賈公彥曰。古人爲日月星辰于衣。取其明也。山取爲人所仰。龍取能變化。華蟲取文理。衣是陽。陽至輕浮。畫亦輕浮。故衣繪也。宗彝者。彝尊有虎。彝雌。因號虎雌爲宗彝。并爲一章。虎取

其嚴猛。雌取其有智。以其印鼻長尾。大雨則懸于樹。以尾塞鼻。是其智也。藻取有文。火取其明。粉米共爲一章。取其潔。亦取養人。黼謂白黑爲形。則斧文。近刃白。近上黑。取斷割焉。黻黑與青。爲形兩已相背。取臣民背惡向善。亦取君臣有合離之義。希繡。鄭讀希爲黼。希張里反。黼。紱也。裳。主陰刺。是沈淶之義。故裳刺也。○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圓。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襍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釋文云。衮六冕之第二者也。畫爲九章。天子畫升龍于衣。上公但畫降龍。

狼跋篇

胡

疏云。老狼領垂胡。○說文云。胡。牛頤垂也。○釋名。胡。互也。在咽下垂。

詩經考 卷十 衮衣 狼跋篇 胡 赤鳥

能歛五物。

赤鳥

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鳥黑鳥。注。複下曰鳥。單下曰屨。凡屨鳥各象裳色。王吉服有九鳥。有三等。赤鳥為上。冕服之鳥。諸侯與王同。下有白鳥黑鳥。王后吉服六。惟祭服有鳥。玄鳥為上。禕衣之鳥也。下有青鳥赤鳥。鞠衣以下皆屨耳。鳥飾如績之次。赤總者王黑鳥之飾。黃總者王后玄鳥之飾。青絢者王白鳥之飾。言總必有絢。純。言絢亦有總。純三者相將。王及后之赤鳥皆黑飾。后之青鳥白飾。絢謂之拘。著鳥屨之頭以為行戒。總。縫中紉。純。緣也。天子諸侯吉事皆鳥。其餘惟服冕衣翟著鳥耳。○賈公彥曰。總者牙底相接之縫。綴條于其中。絢謂屨頭狀如刀衣。以條為鼻。或謂用繒一寸。屈之為絢。所以

受繫穿貫者也。純以為口緣也。○釋名云。複其下曰鳥。鳥。腊也。行禮久立。地或泥濕。故複其末下。便乾腊也。○方言曰。屨中有木者。謂之複鳥。

西ノ本ノ上ノ巻

行ノ次ノ

言ノ

行ノ

十ノ



